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人類救主」通諭

Redemptor Hominis

一九七九年三月四日

王 愈 榮 譯

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1979

* * * * *

致可敬主教、司鐸、修會會士、教友們，以及善心的人們：

諸位可敬的弟兄和親愛的子女們，我問候並祝福你們。

一 祖業

1. 走向公元二千年

人類救主，耶穌基督，是宇宙和歷史的中心。在此教會和今日人類大家庭所生活的世界的重要時刻，我的思想和我的心指向基督。事實上，在我極愛的先教宗若望保祿一世以後，天主在祂隱密的計劃中，把與羅馬聖伯鐸宗座相連的普世工作托付給我的時刻；已快接近公元二千年了。在此時刻很難說那一年將為人類歷史留下什麼樣的痕跡，或帶給每一個民族、國家、地方及各大洲什麼東西，雖然已作了預料某些事件的努力。為教會，天主的子民，雖然不平均地，已傳到世界最偏遠的地區，那將是偉大的喜年。我們已在接近這一日期，除了年代學正確性所加予的修正外，這一日期將特別提醒我們叫我們記起，聖若望在他所傳福音的開端所表達的信仰的主要真理：「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註一），以及：「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註二）。

我們也有一點像是在一個新的將臨期中，一個期待的時期中：「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祂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註三）藉著曾成為人並生於童貞瑪利亞的子，祂的聖言。在這種救贖的行為內，人類歷史在天主愛的計劃中，達到了頂峰。天主進入了人類的歷史，並且以人的身份成了此歷史的角色，是千千萬萬人中的一個，可是同時祂是唯一的！藉著降生與蹟，天主給于人類生命，祂從起初就想給的幅度；祂決定性地賜下了這個幅度——以祂特有的方式，保持祂永恆的愛和仁慈，以及天主的完全自由——祂慷慨地賜下了它，使我們在思考原罪和人類罪惡

的整個歷史時，在思索人的理智、意願和心的錯誤時，能驚訝地重覆聖禮儀的話：

「啊！幸運的罪過……你為我們賺得了如此偉大的救主！」（註四）。

2. 新任教宗的最初幾句話

去年十月十六日，我的感覺和思想是指向救主基督的，在依法當選後，我被問道：「你接受嗎？」我於是回答說：「因著在信仰中服從我主基督，並依賴基督之母和教會之母，雖有極大的困難，我接受」。今天我願把這次答覆向所有的人公開，如此顯示在以上所提第一個基本真理降生奧蹟，與因為我接受被選為羅馬主教和伯鐸使徒的繼承人，而成為我特有任務的職務之間有著關連。

我選擇了我極愛的先任若望保祿一世相同的名字。的確，當他在一九七八年八月廿六日向樞機團宣佈他要被稱為若望保祿時——這種雙重名字在教宗的歷史上是空前的——我看出了新教宗恩寵的有力號召。既然此一任教宗僅維持了三十三天，我不但要繼續他，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我要從那同一的起點開始。因著我選擇這兩個名字肯定了這一件事。因追隨我的先任而選擇這二個名字，我願意像他一樣表示我對若望廿三世及保祿六世教宗所留下的獨特遺產的敬愛，以及我個人藉天主的助佑發展此遺產的決心。

經由這二個名字和這二位教宗，我與宗座的整個傳統，以及二十世紀中和先前世紀的先任教宗相連在一起。藉著上溯遙遠時期和以後不同時代的代代相傳，我和伯鐸宗座處於教會完全特有的地位所有使命和職務相連。若望二十三和保祿六世是我願意直接參照的一個階段，連同若望保祿一世，作為我繼續走向未來的跳板，讓我以無限的信心和服從，接受基督許下並派遺給教會的聖神的頭導。在祂受難的前夕，祂向使徒們說：「我去為你們有益，因為我若不去，護慰者便不會到你們這裏來；我若去了，就要派遺祂到你們這裏來」（註五）。「當護慰者，就是我从父那裏要給你們派遺的，那發於父的真理之神來到時，祂必要為我作證；並且你們也要作證，因為你們從開始就和我在一起」（註六）。「當那一位真理之神來時，祂要把你們引入一切真理；因為祂不憑自己講論，只把祂所聽到的講出來，並把未來的事傳告給你們」（註七）。

3. 信賴真理和愛的聖神

因著我完全地把自己托付給真理之神，我才進入近代幾位教宗富裕的祖業之中，這項祖業以全新的方式，前所未見的方式，使教會的意識深深生根，此乃由於若望二十三所召開並揭幕，以及保祿六世後來成功地結束並恆心執行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我有幸能就近看到教宗保祿的行動。我一直驚訝他深刻的智慧和勇氣，以及在他任內的大公會會議後的困難時期中，所表現的毅力和耐心。身為伯鐸之舟教會的舵手，教宗保祿知道如何保持天賜的平靜和平衡，即使是在最危險的時刻；當教會看來好像從內部受到顛覆時，他常鎮定地保持教會堅固中的希望。聖神經由我們時代的大公會會議所說的一切，聖神在此教會中向一切的教會（註八）所說的一切，除了引領天主的子民走向更成熟穩固，意識其救恩的使命外，不會引到其他方面去——雖有短暫的不安。

保祿六世選擇了教會今日的意識，作為他「祂的教會」主要通諭的主題。讓我首先引述此通諭，並在我第一個文告中與它相連而為現今的教宗任期揭開序幕。為聖神所啟發和支持的教會意識，日漸深切明瞭教會的神性奧秘和她人性的使命，甚至於她的人性弱點——這種意識是，也應該常是愛教會的第一源流，而此愛轉而有助於加強和加深她的意識。保祿六世留給我們如此精明的教會意識的見證。經由組成他教宗任內的如許事情，多次是引起痛苦的事，教宗保祿教導我們對教會的無畏的愛，教會就是大公會議所說「是一件聖事，是與天主親密結合，以及全人類彼此團結的記號和工具」（註九）。

4. 參照保祿六世的第一篇通諭

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教會的意識應該與普世性的開放平行，為使所有的人能在教會內找到外邦人使徒所說的「基督不可測量的富藏」（註一〇）。這種根本上是與教會本質的了解和教會自身真理的確定相連的開放，基督對此曾說：「你們所聽到的話，並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來的父的話」（註一一），是這種開放給予教會使徒性的或謂傳教性的動力，而完整地表白並宣報基督所傳授的全部真理。同時，教會應該繼續舉行教宗保祿在他的「祂的教會」通諭中所稱的「救恩的會談」，他同時具體地區劃了進行此會談的不同活動範圍（註一二）。今天在重提給予保祿六世任內工作計劃的這一文件時，我不斷感謝天主，因為這一位偉大的我的前任，他實在也是我的父親，他知道如何向外展示教會的真實面貌，雖然大公會後，教會感染了多種內部的弱點。這樣人類家庭似乎越來越感覺，在整個人類不同的存在領域中，基督的教會和她的使命和服務，為人類是如何的實在需要。目前這種對教會需要的感覺較之教會內部的攻擊還要強，包括抨擊教會組織與架構，聖職人和他們的活動。這種成長的批評定有許多原因，可是我們越發肯定他們對教會並非沒有誠懇的愛。無疑的，這種批評所表現的傾向之一是克服所謂的凱旋主義，對於這一點在大公會中有過不少爭論。為了附合教會導師的榜樣，因為祂是「心謙的」（註十三），教會也要以謙德為其基礎；對於組成她人性特點和行動的一切，教會應該有批判的意識，並且她常應對自己的要求要高，不過批評也該有它的限度。否則它不再是建設性的，而且不再顯示真理、仁愛和感激，因為我們所以能分享恩寵，主要而完全地是在教會內並經由教會。況且，這種批評並不表達服務的態度，而是想促使別人符合個人自己的意見，這種意見往往是以非常輕率的作風所傳開的。

應該感激保祿六世，因為他一方面尊重不同的人類意見中的每一部分真理，同時他卻維護小船舵手的天意的平衡（註十四）。我——經由若望保祿一世——幾乎直接從教宗保祿所受托的教會，不會沒有內部的困難和緊張。不過，同時她內部更形堅強抵抗過度的自我批評：可以說教會面對多種輕率的批評更能辨別，對許多的「新花樣」更能抵禦，分辨的精神更形成熟，更能從她永恆的寶庫中提出「新的和舊的東西」（註一五），更專心於她自身的奧蹟，為的是更能實行她救眾人的使命：天主「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註一六）。

5. 集體性和使徒事業

不管表面如何，教會現在更同心協力地服務，並更覺醒使徒的工作。這種團結是來自梵二所說的集體性的原則。基督親自把這項原則，作成以伯鐸為首的十

二使徒團的要素，基督還是繼續在主教團中重振此原則；主教團在全球與日俱增，卻保持與聖伯鐸的繼承人團結一齊並服從其領導。大公會議不但提出集體性的原則：大會給了它無限的新生，為了表示願意有集體性的常設機構，除了其他的事以外，教宗保祿設立了世界主教會議，其工作不但給予他教宗任內新的幅度，也在以後若望保祿一世和他不稱的繼承人就任之日起就明白地反映出來。

集體性的原則在大公會議以後的困難階級中，特別顯示它的切身，每當主教團共有的一致立場——主要是經由世界主教會議與伯鐸繼承人團結一起所表現的——有助於破除懷疑並同時指出教會在普世幅度上革新的正確道路時。的確，世界主教會議是「在新世界中傳福音」（註十七）通諭中所稱福音傳播主要動力的源泉，該通諭是那麼愉快地被接納，作為使徒性的和牧靈革新的工作計劃。上次教宗保祿逝世前一年，專門討論教理講授的世界主教會議的工作，也是根據這一路線。該次會議的成果，還需要宗座來整理並發表。

既然我們在討論主教團集體性表達方式的清楚發展，至少也應該提出教會內各地的全國性主教會議，以及其他國際性的或各洲的集體架構的強化過程。也要依據教會幾百年的古老傳統，應該注意教區會議、教省會議及全國主教會議的活動。大公會議的意思，也是保祿六世一向願實踐的本意，要使教會數世紀所試驗過的這些架構，以及其他主教們集體合作的形式，如總教區的架構——不提每一個別教區——應該重振它們本有的地位，以及它們在教會普世的合一中所有的特色。這種合作的精神和共同負責也在司鐸之間展開著，大公會議以後所建立的許多司鐸諮議會可以證實。這種精神也在教友中展開，不但加強已存在的教友使徒工作的組織，也創設了新的組織，它們往往有不同的外形和出色的活力。況且，教友們意識到他們對教會的責任，在教區會議，堂區和教區的牧靈委員會中，自動地投身與牧人和度獻身生活修會的代表們合作。

我應該在任教宗之始，把這一切默存腦中，作為感謝天主的理由，熱切地鼓勵我的所有的兄弟姐妹們，以哀心的感激記憶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和我的偉大的前幾任教宗，他們為教會興起了新的生氣，是強於懷疑、頹喪和危機的症狀的運動。

6. 走向基督徒合一的道路

對一切從新的大公方向所發出的創新我要說什麼呢？令人難忘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以合乎福音的清楚思想提出了基督徒合一的問題，那是我們的師父耶穌基督自己意願的一種結果，這個意願是耶穌在數次的機會中所表示，在祂死的前夕在晚餐的祈禱中特別表達的：「我祈求……父啊……為叫他們合而為一」（註一八）。梵二大公會議具體地以大公主義法令答覆了這一要求。教宗保祿六世運用基督徒合一促進秘書處，開始了為達成此合一的道路的困難的初步。是否我們已走得很遠了？不必去做仔細的答覆，我們可以說我們已有了真實而重要的進步。而且一件事是確實的：我們曾恒心而又踏實地工作過，而其他基督教會和團體的代表，也曾與我們一齊埋頭苦幹，因此我們由衷地感謝他們。同時也可確定，在現代基督宗教和世界的歷史環境中，我們看出唯一能達成教會普世性使命的可能性，尤其是有關合一的問題，是誠懇地、恒心地、謙遜而勇敢地尋找能拉近和團結的方法。教宗保祿親自給我們留下了榜樣。因此我們應該追求合

一，而不必因為路上能遇到或累積的困難而灰心；不然，我們會不忠於基督的話，不能完成祂的遺囑。我們有冒這種險的權利嗎？

有些人遭遇困難或他們認為大公的初步努力結果是消極的，於是就想放棄。有的甚至於表示這些努力對福音是有害的，在教會內導致更深的決裂，對信仰和倫理問題引起思想的混亂，並且最後產生特殊的「信仰無差別論」。說出這些意見的人表達出他們的恐懼是件好事。不過，就是這方面，正確的限度也應該保持。很明顯的在教會生命的這一新的階段，要求我們有特別警醒的、深切的和負責的信仰。真正大公的活動是開放、接近、運用交談並以完全福音的和基督徒的意義去共同探求真理；而絕不是，也不能是放棄或削弱教會一直表白和教導的神性真理的寶藏。對所有，無論是出于什麼動機，想勸教會放棄促進基督徒全面合一的人，我們再一次提出這一問題：我們有權不這樣做嗎？我們能不信賴——儘管有人的一切弱點和過去幾世紀的一切錯誤——最近在大公會中藉聖神所說和我們所聽到所啟示給我們的我主的聖寵嗎？假如我們這樣做，我們就否定了有關我們自己的真理，聖保祿對此曾有力地說過：「因天主的恩寵，我才成了今天的我；祂賜給我的恩寵沒有落空」（註一九）。

我們剛才所說的也應該用在——雖然以不同的方式和該有的區別——與非基督宗教的代表交往的行動上，經由交談、接觸、共同祈禱、研究人類精神生活的寶藏等來表示這項活動，我們知道，這些宗教的人士對精神生活並不匱乏。有時候非基督宗教的信徒的堅強信仰——這種信仰也是真理之神在妙體的有形界限以外所引發的成果——能叫基督徒慚愧，因為基督徒時常如此易於對天主所啟示和教會所宣報的真理表示懷疑，而且如此偏向對倫理原則的鬆懈，對道德的放寬大開方便之門。有心了解每一個人，分析每一種體系並承認正直的事，是一項崇高的事；這絕不是表示對個人的信仰失去了信心，或減低了倫理的原則；缺乏信仰和倫理原則，很快在整個社會生活中會覺察出來，並帶來可悲的後果。

二 救贖的奧蹟

7. 在基督的奧蹟以內

當這一世紀的大公會安排教會要走的路，前任教宗保祿六世在他第一件通諭中所指出的路，要繼續成為在一段很長的時期中我們應該遵循的路時，我們同時在此新階段可以正當地問：我們應該如何、以何種方式繼續呢？我們應該做什麼，為使教會新的與接近二千年末相關的將臨期，帶領我們更接近聖經所稱的「永遠之父」（註二一）？這是新教宗以在信仰中服從的精神，在接受相當于基督所給伯鐸命令的召喚時，應該自問的問題，基督曾多次命伯鐸說：「你餵養我的羔羊」（註二二），就是：你做我羊場的牧人，另外又說：「待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兄弟」（註二三）。

親愛的弟兄、子女們，對此問題應該給予一個基本而主要的答覆。我們的答覆應該是：我們的精神是放在一個方向上，為我們的理智、意願和心的唯一方向是——向著我們的救主基督，向著人的救主基督。我們願意看著祂——因為除了祂，天主子以外，沒有別的救恩——重複伯鐸所說的：「主！唯有永生的話，我們去投奔誰呢？」（註二四）。

藉著大公會議所已經相當發展的教會意識，藉著此意識的各個層面，並藉著教會表達、找尋和堅定自己的各種活動，我們應不斷地對準著祂「祂是頭」（註二五），「萬物藉祂而有，我們也藉祂而存在」（註二六），祂是「道路和真理」（註二七）以及「復活和生命」（註二八），見到祂，我們就看到天主（註二九），而祂必需先我們而去（註三〇）——就是因祂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以後的升天——為使護慰者來到我們中間並且現在如真理之神（註三一）不斷來臨。在祂內蘊藏「智慧和知識的一切寶藏」（註三二），而教會是祂的身體（註三三）。「因她與基督的關係，教會好像一件聖事，就是說教會是與天主親密結合，以及全人類彼此團結的記號和工具」（註三四，）而這一切的源泉就是祂，祂是救主。

教會不斷地聆聽祂的話。她不斷地重讀，教會以最大的敬意重建祂生命的每一細節。非基督徒也聆聽這些話。基督的一生也說給那些無法像伯鐸說：「是基督，生活天主之子」（註三五）的許多人。祂，生活天主之子，也以人的身份向人們說話：是祂的一生、祂的人性、祂對真理的忠信，祂的博愛在說話。而且，祂在十字架上的死說話——就是說祂無比的痛苦和被棄。教會總不停止重活祂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祂的復活，這是教會每天生活的內涵。的確，是因著她師父基督自己的命令，教會不斷地舉行感恩禮，在其中找到「生命和聖德之源」（註三六），聖寵的有效標記和與天主的和好，以及永生的保證。教會活她的奧蹟，不厭倦地從中汲取並繼續不斷地尋找、把其師父和主的奧蹟帶給人類——各民族、國家、年青的一代和每一個人——的方法，為的是像聖保祿所說：「因為我曾決定，在你們中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基督」（註三七）。教會是包含在救贖奧蹟的範圍之內的，救贖已成了教會生命和使命的基本因素。

8 救贖是新的創造

世界的救主！在祂內曾以新的更奇妙的方式，啟示了有關創世的基本真理，創世紀證實造世而多次說：「天主看了認為好」（註三八）。善出自智慧和愛。在耶穌基督內，天主為人（註三九）所創造的有形世界——當罪進入而「屈伏於空虛中」的世界（註四〇）——重新恢復它與天主性智慧和愛的來源的原始關係。的確，「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子」（註四一）。這種關係既因亞當這個人所中斷，卻在基督這個人身上重振（註四二）。我們二十世紀的人，還不信服外邦使徒有關「一切受造物直到如今都同受產痛」（註四三）和「熱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顯揚」（註四四），那「屈伏在敗壞狀態之下」的造物的那些極有力的話嗎？豈不是那先前不知道的龐大進步——尤其是在這一世紀內所發展的——在人控制世界的這方面——達到先所未有的程度，它本身啟示人多方面屈伏於「空虛」中嗎？只要舉出某些現象，例如在快速工業化區域中自然環境污染的威脅，或不斷發生的武力衝突，或因運用原子、氫氣、中子和類似的武器的自滅前途，或對未出生嬰兒生命的不尊重。這個新時代的世界，這太空飛行的世界，這個先前科技未能征服的世界——不正是「同受產痛」（註四五）的世界，在「熱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顯揚」（註四六）嗎？

在深刻分析「現代世界」時，藉著像基督一樣透視人類意識的深處，並且藉與人內在奧秘的接觸，就是聖經和聖經以外語言以「心」一字所表達的，梵二達到一個結論，就是有形世界最重要的是人。因此梵二正確地訓導說：「誠然，除非

在天主聖言降生成人的奧蹟內，人的奧蹟是無從解釋的。第一個人亞當，是未來亞當（羅五 14）主基督的預像。新亞當基督，在揭示聖父及其聖愛的奧蹟時，亦替人類展示了人之為物和人的崇高使命」。大公會議繼續說：「祂號稱為『無形天主的肖像』（哥一 15），是一個完人，祂將因原罪所損壞的相似天主的肖像，給亞當子孫恢復了起來。就因為祂曾取了人性，而並未消滅人性，故我們所有人性，亦被提升至崇高地位。因為祂的降生，天主子在某種程度內同人人結合在一起。祂曾以人的雙手工作，以人的智思想，祂以人的意志行事，並以人的心腸愛天主愛人。祂既生於童貞瑪利亞，祂真成了我們中的一員，除了罪以外，祂和我們完全相似」（註四七），祂是人的救主！

9 救贖奧蹟的天主性幅度

當我們從大公會議的訓導，重新反省此了不起的文件時，我們連一刻也不忘耶穌基督，生活天主之子，成了我們與天父的和好（註四八）。是祂，也是祂一人，滿足了父的永恆的愛，那父性自起初就表達在創造世界，給予人創造的一切富裕並使人成為「稍微遜於天主」（註四九）、在人「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樣」（註五〇）被造之中。祂，且唯有祂滿足了天主的父性，和人以廢除第一次盟約（註五一），以及天主以後「多次與人訂立的盟約」（註五二，）而所捨棄的愛。世界的救贖——造物因而更新的這愛的驚人奧蹟（註五三）——是，從根本上，在一個人心——長子（基督）的心——中的正義的圓滿，為使它能成為許多人心中公義，他們自永恆被註定在長子內成為天主的子女（註五四）並被召獲得恩寵和愛。藉著在加爾瓦略山，耶穌基督——一個人，童貞瑪利亞之子，被認為是納匝肋若瑟之子的——「離開」世界的十字架，也是天主永恆父性的清新表示，天主在基督內再與人類，與每一個人接近，給予他至聖的「真理之神」（註五五）。

這個在救贖奧蹟上烙上不滅印記的天父的啟示和聖神的流露，說明基督的十字架和死亡的意義。創世的天主被啟示為救贖的天主，「忠於自己的」（註五六）天主，並且如祂在創世之日所啟示的忠於愛人和愛世界的天主。凡含有正義的事，祂不會放棄對它的愛，因此「為了我們（天主）使祂（聖子）不認識罪的成了罪」（註五七）。假如祂沒有罪的卻「成了罪」，為的是啟示比整個創造還大的愛，這個愛就是祂自己，因為「天主是愛」（註五八），況且，愛比罪、比弱點、比「受造的空虛」（註五九）更大；它比死亡更強；它是常準備起身而寬恕，常願起而迎接浪子（註六〇）常追求「天主子女的顯揚」（註六一），他們被召到光榮中，就是受到顯揚（註六二）。此愛的啟示也被描寫成仁慈（註六三），而在人的歷史，這種愛和仁慈的啟示取了形體和名字：就是耶穌基督。

10 救贖奧蹟的人性幅度

沒有愛。人不能生活。他會成一個不了解自己的人，他的生命會毫無意義。假如愛沒有啟示給他，假如他遇不到愛，假如他不經驗到愛並使愛成為他自己的，假如他不親切地分享此愛。這就是，如以上所說，為什麼救主基督「完全把人啟示給人」。假如可以這樣說，這就是救贖奧蹟的人性幅度。在此幅度中，人重新找到了屬於人類的偉大，尊嚴和價值。在救贖奧蹟中，人重新「被表達」，也可說重新再造，他被再造！「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為你們眾人在基督耶穌內已成了一個」（註六四）一個願意徹底了解自

己的人——不但是依直接的、片面的或膚淺的，甚至是幻覺的標準和尺寸——他必需帶著他的不安、易變、甚至他的軟弱和罪過，他的生命和死亡，靠近基督。可以說，他應該把他整個的進入基督內，他應該「佔有」並吸取整個降生和救贖的實體，為的能找到自己。假如他內心有這種深刻的過程，他不但結朝拜天主的果實，也在自己內心有深思的果實。人假如「爭得如此偉大的救主」（註六五），假如天主「給了祂的唯一子」為了使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註六六），那麼人在造物主眼中是如何的珍貴。

事實上，對人的價值和尊嚴極度讚賞的名字是福音，就是好消息。也稱為基督宗教，這種讚賞決定教會在世界，更是「在現在世界」的使命，這種也是堅信和確定的讚賞——在其根底是信仰的確實性，但以隱密超奧妙的方式，它使真正的人文主義的各方面有生氣——與基督緊密相連。它也指定了基督在人和人類歷史中的位置——可以說，祂的公民身份的特別權利。教會在不斷瞻仰整個的基督奧蹟時，她完全確信藉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贖，正式地恢復了人的尊嚴，並給予人在世生命的意義，因為罪使生命多少失去了其意義。為此，救贖是在逾越奧蹟中完成的，藉十字架和死亡而到達復活。

教會在每一個時代，尤其在我們這一時代的主要任務，是指點人的思想，引導整個人類的意識和體驗朝向天主的奧蹟，幫助人在日常生活中深深覺察到在耶穌基督內所完成的救贖。同時，人的最深處——即人的心靈，良知和事件——也捲入此奧蹟中。

11 基督的奧蹟是教會使命和基督宗教的基礎

梵二大公會議盡了極大的努力為形成完整而普世性的教會意識。教宗保祿六世在他第一件通諭中也寫出此點。這種教會的意識——更好說是自覺——是在「交談中」形成；在使這種交談成為會話前，必需注意「另一方」，就是我們想會談的對方。大公會議曾適切而有效地把不同宗教在全球分佈的情形。來促進教會的自覺。同時它指出在此世界宗教的分佈圖中，夾著先前未有過而現代特有的不同形式無神論的現象，尤其是計劃成、組織成並架構成政治體系的無神主義。

至於所論宗教，首先是與人類最初歷史相連的普遍現象的宗教，然後是不同的非基督宗教，最後是基督宗教本身。對非基督宗教，大公會議文獻特別對它們偉大的精神價值，表示深切的尊重。的確，在宗教以及倫理道德中所表達的人類生活中精神的優先，對整個文化有直接的影響。教父們正確地看出在不同的宗教中，有著唯一真理的許多圖像，「聖言的種子」（註六七），證明所取的道路雖然不同，但只有一個目標；就是人心在追尋天主時所表達的深切願望，同時藉著對天主的追尋，也尋求人性的整個幅度，換言之是追尋人生的圓滿意義，大公會議特別關懷猶太教，提出基督徒和猶太人所共有的精神遺產。它也特別表示對伊斯蘭信徒的尊敬，他們的信仰也上溯到亞巴郎（註六八）。

梵二的開放，使教會和所有基督徒能對基督奧蹟達到更完美的意識，那是「從世世代代以來隱藏（在天主內）的奧蹟」（註六九）適時的在耶穌基督人內啟示出來，並在各個時代不斷地啟示出來。在基督內並藉著基督，天主將自己完全啟

示給人類，並且決定性地與人類接近；同時在基督內並藉著基督，人完全意識到自己的尊嚴，提昇，他自己人性的超越價值以及他自己存在的意義。

因此我們所有跟隨基督的人，應該集合在祂周圍並團結起來。在個別的基督教會和教會團體的，不同的生活、傳統、架構和紀律方面的團結，如果沒有有效的設法彼此相識並排除中斷完美團結道路的障礙的話，是無法達成的。不過，我們能夠也應該達成，並讓世界知道，我們在宣報基督的奧蹟，在啟示救贖的天主性和人性的幅度，以及在不屈不撓爭取每個人已達到的和在基督內不斷能爭取的尊嚴所作的奮鬥中，我們是團結一致的。此尊嚴是天主收我們為其子女的恩寵，和人類的內心真理，而此真理——雖然現代世界的共同意識已對之非常重視——為我們在耶穌基督的實體的光照下，更是清晰。

耶穌基督是天主自己賦予人的使命的堅定原則和中心。我們大家應該分擔這一使命，並且把我們的一切力量集中於這使命上，因為它為現代的人類比任何時代都更需要。假如此使命比先前更遭受到反對，是表示今日它比任何時候更屬需要；而且雖然受到反對，比以前更受人期待。在此，我們間接地碰到了把救援和恩寵連結在十字架上的天主「救恩史」的奧蹟。因此，基督不是沒有理由的說：「天國遭到猛力的攻擊，而猛力的人憑強力奪取它」（註七〇，此外「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為精明」（註七一）。我們高興地接受這一譴責，願我們能成為「猛力的天主子民」，像我們在教會歷史中和今日常見到的那些人，而願我們能有意識地參與向世界啟示基督的偉大使命，並幫助現代的兄弟姊妹、民族、國家、人類、開發中國家和富有的國家，簡言之，幫助每一個人能認識「基督的不可測的富藏」（註七二），因為這些富藏是為每一個人的，也是每個人的所有。

12 教會的使命與人的自由

在這種主要是基督自己所決定的使命的一致上，所有基督徒應該找到，在達到他們完全的共融以前，已使他們合一的是什麼。這是使徒性的和傳教性的團結，傳教和使徒的合一。由於這個合一，我們能一齊接近在所有宗教中所表現的人性精神的美妙祖業，猶如梵二在「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註七三）中所說。它也使我們能研討一切文化、意識型態和善意的每一個人。我們是以尊重和使徒時代就有的傳教和傳教士的態度去研討。只要提到聖保祿在雅典的阿勒約帕哥的講道（註七四）即可。傳教的態度經常是從極度尊重「在人內的」一切開始，並尊重人自己在內心深處已經探討過的有關最深刻而又重要的問題。這是尊重「隨意向那裏吹」（註七六）的聖神在人內所作的一切。傳教工作絕對不是毀壞，而是採取已有的價值並加以重建，雖然實際上人們從來沒有完全符合這項崇高的理想。我們知道傳教工作開始要作的歸依，是聖寵的工作，在此工作中人必需重新完全地找到他自己。

為此教會在今日非常重視梵二在《信仰自由宣言》第一和第二部分中所指出的一切（註七七），我們自內心覺察到，天主啟示給我們的真理，加給我們一種義務。尤其我們對此真理有極大的責任感。因基督的制定，教會是真理的保護者和導師，教會獲得了聖神的唯一的助佑，為了能非常完整地維護和教導真理（註七八）。在完成此一使命時，我們瞻仰基督自己，第一位福音使者（註七九），我們也瞻仰使徒們，他們是殉道者和烈士。《信仰自由宣言》有力地告訴我

們，當基督和祂後來的使徒們宣報真理非出自人而是來自天主時（「我的教訓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來者的」（註八〇），即是父的），他們一方面以全副精神力量行動，同時保持對人、人的理智和意志，人的良知和自由的深切的尊重（註八一）。這樣，人性尊嚴本身成了那宣報內容的一部分，不一定包括在言語中，而包括在態度上。這種態度似乎適合我們現代的特別需要。因為人的真正自由，並不在許多制度和個人所看和所宣稱的自由中找到；因著教會的神性使命，她卻成了此自由的保護者，而自由是人性真正尊嚴的條件和基礎。

耶穌基督以同樣的話：「你們要認識真理，而真理將使你們自由」（註八二）會晤每一時代的人，包括我們這時代的人。這些話含有主要的要求和警告：要求對真理的誠意作為真正自由的條件，警告避免任何虛幻的自由，任何膚淺的片面自由，任何忽視有關人和世界全部真理的自由。今日，即使在二千年後，為我們看來基督還是給人帶來基於真理的自由者，祂使人從一切剝奪、削弱並從根上即人靈、人心及良知中切斷自由之中，釋放出來。那些因著基督並在基督內，爭得自由並於外在受威脅的情況下作證的人、所作的見證和在不斷作的見證，是何等的美妙！

當耶穌基督以囚犯身份出現在比拉多面前，並受比拉多審問有關司祭長代表對祂的控告時，祂不是回答說：「我為此而生，我也為此而來到世界上，為給真理作證」嗎？（註八三）這就好像祂在決定性時刻於法官前，用這些話再一次證實祂先前所說的：「你們要認識真理，而真理將使你們自由」。多少世紀以來，多少世紀代以來，從使徒時代起，耶穌基督自己不是常在那些為了真理而受審的人身邊出現嗎？祂不是和那些為了真理而被判死刑的人同去受死嗎？祂不是從未停止為那「以心神以真理」（註八四）生活的人，做發言人和支持者嗎？就像祂在父跟前沒有中止這樣做，祂面對人的歷史也是如此。而教會，雖然一切的弱點成了她人性歷史的一部分，也沒有停止跟隨那說：「時候要到，且現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將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為父就是尋找這樣朝拜祂的人。天主是神，朝拜祂的人，應當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祂」（註八五）。

三 被救贖的人和他的現代世界的情況

13 基督與每一個人結合

當我們藉人類快速和不斷增加的經驗，深入耶穌基督的奧蹟中時，我們更清楚了，在教會今日應該遵循的一切途徑的基礎上，根據保祿六世的智慧（註八六），只有一條路：就是經歷許多世紀的考驗依舊屹立不動的，也是未來的道路。主基督曾特別指出這一條路，就是當祂，如大公會議所說：「因天主子降生成人，在某種程度內，同人人結合在一起」（註八七）。於是教會看到她主要的任務，是使這種結合能實現並不斷更新，教會願意對這唯一的目標服務：使每一個人能找到基督，使基督能與每一個人同走生命的道路，以在降生和救贖奧蹟中所包含的有關人和世界的真理的力量，以及從此真理所發射出的愛的力量，面對不斷成長的歷史過程，尤其在現代許多不同體系，世界的意識形態和政權的發展中，耶穌基督是以新的方式臨在，雖然外表看來沒有祂，而且教會有限的臨在並有限地做她制度性的活動，耶穌基督以真理和愛的力量臨在，這些力量以獨一無二

和一勞永逸的圓滿在基督內表達出來，雖然祂在世的生命短暫，而祂公開的活動更短。

耶穌基督是教會的主要道路。祂自己是我們「去父家」（註八八）的道路，也是到每一個人去的道路。在這條從基督到人的道路上，在這條基督與每一個人結合的道路上，任何人不能阻擋教會。這是人的現世福利和永生福利所要求的。因為基督和構成教會生命本身的奧蹟，教會不能無動於使人得真正福利的一切，也不能對有損於善的事不予關切。在梵二文獻中有多處，曾表達教會非常關懷在各方面「更符合人性尊嚴的世界」（註八九）的生命，而使此生命「更適合人性」（註九〇）這是基督自己、所有人的善牧的關心。以這種關心的名義，一如大公會議牧職憲章中所說，「教會決不能與政府混為一談，亦不與任何政治體系糾纏一起。她是人類超越性的標記及監護者」（註九一）。

因此，此處所討論的是人的全部真理和人的重要性。我們並不研究「抽象的」人，而是真實的，「具體的」，「歷史性的」人。我們是討論「每一個」人，因為每一個人都包括在救贖的奧蹟中，並且基督藉著此奧蹟永遠與每一個人結合在一起。每一個人經由在他母親胎中的懷孕並自他母親而誕生來到世界，而托付給教會的，正是救贖的奧蹟。她的關心是對整個的人，並以特殊的方法注意他。教會照顧的客體是一個舉世無雙的實體的人，他保持本有的天主的肖像和模樣（註九二）。大公會議在談模樣時，特別指出「唯有人是天主為人的本身而喜愛的受造物」（註九三）。人是天主所「喜愛的」，由祂自永恆「所選」並被召，指定要得到恩寵和光榮的——這是「每一個」人，「最具體的」人，「最真實的」；他是負有完整奧蹟的人，他在耶穌基督內分享此奧蹟，生活在此星球上的四十億人中的每一個人，從他在母胎中受孕時起，就成了此奧蹟的分享者。

14 教會的一切道路都指向人

教會不能放棄人，因為人的「命運」，即他的被選、被召、生與死、得救或喪亡，與基督是密切和不能分地連結在一起。我們是說生活在此星球上的每一個人，住在造物主給予第一個人，向男人和女人說：「充滿大地，治理大地」（註九四）的世界上的人。我們是談每一個人，他的存在和行為，理智和意志，良知和心都是完整而獨一的實體。因為他是「位格」，人在他自己的實體中，有他自己的生命歷史，更重要的是，有他自己的心靈歷史，人為了保持他精神的豁達，和他肉體和今世生存的各種需要，經由連接他和別人的許多關係、接觸、現狀和社會架構而撰寫他個人的歷史，從他存在於世的一刻，從他受胎和誕生開始。就是這整個的人，他的存在、他的位格和他的團體性和群體生活的人——在他自己的家庭方面，在他的社會和非常不同的環境方面，在他自己的國家或民族方面（或他的部族或部落方面），以及在整個人類方面——此人是教會在完成她使命的旅途中應該走的第一條路：人是教會第一條主要的路，是基督自己規劃的路，是經由降生和救贖的奧蹟而不斷走的路。

就是這個人，他的整個生命、良知、不斷傾向於罪惡並同時不斷嚮往真善美，正義和愛，就是此人，是梵二大公會議在描述他在現代世界時所注意的，常是從環境的外在因素進而到人內在的真理：「在人性內，存在著許多互相抵抗的因素。一方面，由於人是受造，經驗到自身在多方面的限度。另一方面，又感到自身

有無窮的願望，並被召度更高級的生活。人既為眾多慾念所吸引，故必須經常有所選擇和有所放棄。甚至由於自身的柔弱無能及向惡成性，往往做出本心不願做的事，而要做的卻沒有做到。於是，人在內心感到分裂之苦，而社會上如此眾多與巨大的爭執，便造端於此」（註九五）。

這個人是教會的路——在某種意義上，這條路是教會應走的其他道路的基礎——因為人，任何人沒有例外，都為基督所救贖，而且基督和人，和每一個人，多多少少是結合在一起，即使人並未感覺：「為眾人死而復活的基督，提供人——每一個人——光明和力量，以幫助人滿全自己的崇高使命」（註九六）。

既然這個人是教會的路，教會日常生活和經驗的路，使命和辛勞的路，今日教會應該以不斷更新的方法，覺察人的「情形」。就是說教會應該注意人的能力，這些能力常以一種新的方向顯示出來，教會也要意識到人的危險，以及一切似乎阻礙「使人的生活更合乎人性」（註九七），並使生活的每一因素都符合人性真正尊嚴的努力，一言以蔽之，教會應當關切阻礙此過程的一切。

15 現代人所害怕的

因此，當我們回想梵二曾如此明晰而有力地描述的圖像，我們再一次地要設法因應「時代的訊號」，和不斷在變化並向某些方面發展的環境需要。

今天的人似乎受到他所出產的東西的威脅，就是說受他雙手的產品和尤其是他理智的工作和意志的趨向的威脅。人的不同活動所給與的一切，很快並以不可預料的方式，不但使人受到「剝削」——即將人所出產的奪走，而且轉而反擊人本身，至少一部分因產物的間接的後果轉而相反人的本身。它轉向或能轉而攻擊人。這似乎成了現代人生存的最辛酸的一章，其幅度非常廣闊而又普遍。因此人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他怕他所出產的——當然不是全部或大部分，而是其中一部分，尤其是含有他的才幹和創新的特別部分——能徹底地轉而反擊他自己；他怕這些東西能成為想不到的自滅的方法和工具，有史以來的一切動亂和災禍與它相比都相形見絀，這就興起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從起初給人統治大地（註九八）的權力，卻轉而成了反對人的力量，引起一種可以了解的不安情緒，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恐懼，以及以不同的方式傳給了整個今日的人類家庭，並且以各種形態顯示出來的威脅呢？

這種從人所出產的東西而對人所有的威脅，以不同方向和不同的強度表現出來。我們似乎不斷地發現，對大地和我們生活的星球的開發，需要合理和正當的計劃。同時，不僅是工業化的開發大地，那為了軍事目標和沒有控制的超越真正長程人性計劃範圍以外的科技發展的開發，常帶給人自然的環境一種威脅，剝削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並且使人脫離大自然。人似乎在他自然的環境中看不出別的意義，只看到那用於直接用途和消費的一面。可是，造物主的意願是要人以聰敏而高潔的「主人」及「保護人」身份與大自然交往，而不是像一個輕率的「開墾者」和「毀壞者」。

因科技的優越而顯示的技藝和當代文化的發展，要求適當的道德和倫理的發展。現在，不幸地這道德的發展常盪乎其後。因此，雖然以上的進步歎為觀止，並

在其中也不難看出人偉大的真正標記，這些標記在創世紀描述人的受造(註九九)中，是以繁殖的種子啟示給我們的，但是此種進步無法不興起許多的不安。第一個不安的理由是有關重要而又基本的問題：人所主持並促進的這項進步，是否使人在今世的生活的各方面「更合乎人性」呢？是否它使人「更有尊嚴」呢？無疑的，在某些方面確實如此。可是再進一步的要問什麼是最主要的——是否在此進步的景況下，人——以人看——是否真正改善，即他是否在屬靈方面更成熟，更意識他人性的尊嚴，更負責，更對別人開放，特別是對最需要的和最弱小的人開放，並且更願意給予和幫助別人。

此問題該向基督徒提出，因為耶穌基督曾使他們對人的問題普遍地易感。此同一問題也 [應向所有的人提出，尤其是那些屬於積極獻身於今日發展和進步的社團的人。當我們觀察並參與這些過程，我們不能只讓自己陶醉，或單方面的熱衷於我們的成就；我們卻應該以絕對的誠意，客觀和道德的責任感，問我們自己有關人今日和將來情形的主要問題。是否一切至今所完成的和計畫在將來達成的科技發展，與人的道德和精神的進步相符合呢？在此背景下，人是否如人般發展或進步，或是他在人性上卻退步和退化呢？在人和「人的世界」裡——其本身是道德的善與惡的世界——是否善勝於惡？在人內並在人之間，是否有群體的愛、尊重別人——每一個人，每一個國家和民族——權利的進展？或正相反，是否增加了各種的自私，沒有真正的愛國心卻有誇張的國家主義，超過自己個人的合法權益和功績而愛統治別人，並且想壟斷一切物質的進步，而以生產的科技專門用於統治別人或支持不同的帝國主義？

這些都是教會必須問自己的主要問題，因為這是生活於現代世界的億萬人民，大致明白提出的問題，發展和進步的主題，每一個人都談，並以現代各種語言出現在報紙的專欄和其他的出版物上。不過我們不要忘記，這個題目不但包含肯定和確實性，也含有問題和惶恐不安的要點。後者並不比前者不重要。這些與人類知識的辯證性相符，更與人對人，對人性、對人在世界的未來的關切的基本需要相符。受到末世信仰的啟發，教會把對人，對人性，對人在世界的未來，以及對整個發展和進步的過程的關切，視為她使命的主要的不可分的因素。她在耶穌基督內找到這種關懷的原則，福音可以證實。這就是為什麼教會願意，藉著她與基督的關係，並且附合最重要的時代訊號以衡量人在現代世界的情況，來繼續發展此種關懷。

16 是進步還是威脅？

因此，假如我們的時代，我們這一代人的時代，這接近天主降生二千年的時代，本身顯示是偉大進步的時代，也顯示出是為人有多種威脅的時代。教會應該向所有善意的人指出這種威脅，並且要常與他們會談商討。的確，人在現代世界的情形，看來距離道德的客觀要求，正義以及人類群體愛的條件，還很遙遠。我們在此僅討論，造物主在給予人大地，叫人「治理大地」(註一〇〇)時，給人的第一個訊息。這第一個訊息，由主基督在救贖的奧蹟中，予以確認。這點在梵二談到人的「稱王」的美麗章節中表達出來，就是人被召分擔基督自己的「王道職」(註一〇一)。人的「稱王」和造物主為人盡此職而給予的對有形世界「統治」的主要意義，在於道德比科技優先，人超過事物，精神重於物質。

這就是今天在進步的任何階段所應該仔細注意的。進步的每一階段都應該，可以這樣說，從這一觀點來作 X 光透視。有問題的是人的發展，並不只是增加人能運用的東西；而是，如當代一位哲學家所說和大公會議所指出的，不在乎人「所有更多」而是「人之所是更多」（註一〇二）、的確，已有一種實在可覺察到的危險，就是當人對世物的統治正有極大的進展時，他卻失去他統治的主要命脈，並以各種方法讓他的人性附屬於世界之下，而他自己在各方面受人擺佈——即使這種擺佈有時不直接感受到——例如社區生活的整個組織，生產制度和大眾傳播工具的壓力等。人不能放棄他自己，或屬於他的在可見世界的地位；他不能成為事物的奴隸，經濟制度的奴隸，生產的奴隸，他自己的產品的奴隸。純物質主義的文明概括地置人於此種奴役，雖然有時正違反了它倡導人的意向和前提。現在對人的關切，的確在它的根子上就有這一問題。問題不在於給予「人是什麼？」的問題一種抽象的答覆。而是整個生活和文明的動力問題。這是有關日常生活各種創新的意義，以及許多文化、政治、經濟、社會、國家和其他許多計畫的問題。

我們之所以說人在現代世界的情形，遠離了道德秩序的要求，公義的條件尤其是群體的愛，是因為這種情況已由眾所週知的事實和比較所證實，對這一切多次在教宗們、大公會議和世界主教會議的聲明中有所反應（註一〇三）。人今日的情況的確不是一式的，而是有種種的不同。這些區別有其歷史上的原因，也帶來強烈的道德後果，每一個人都知道消費者文明的圖像，就是為人和整個社會的必需品的過份剩餘——尤其是非常富裕的已開發社會——，而其他社會，至少其中大部分——卻忍受飢餓，每天有許多人死於饑饉和營養不良。一方面某些人妄用自由——特別是不受道德控制的消費態度——同時又約束別人的自由，就是使那些缺乏物質的人陷於更糟的貧困和短缺。

這種大家所熟悉的對比，和這個世紀的教宗，尤其近代的若望二十三世與保祿六世（註一〇四）在他們的訓諭中所指出的差異，大大地描述了聖經中豪富和窮人拉匝祿的比喻（註一〇五）。這種現象的普遍，以致引出了在不同的政治壓力之下，維持世界經濟的財政、貨幣、生產和商業等機構的問題。這些機構證實它們無法矯正過去遺留下來的不公道的社會環境，或面對現代迫切的挑戰和道德的要求。由於將人屈服於由人所製造的緊張中，快速地浪費物質和能源並危害地理環境，這些架構不斷地擴張窮困的區域，蔓延痛苦、挫折和苦悶（註一〇六）。

在我們面前展示出一幅任何人都無法漠不關心的慘局。人一方面設法爭得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付出傷害的代價的也常是人。更悲慘的是在周圍有特權的社會階級和富裕的國家，它們聚積過多的物資，而它們的濫用財富往往成了多種惡的原因。此外，還有通貨膨脹的狂熱和失業的災害——這些也是在世界情勢中所發現的道德失調的症狀，而這一切正呼籲推出符合人真正的尊嚴的勇敢而創造性的革新（註一〇七）。

這樣的工作並不是不可能。廣義的守望相助的原則，應啟發使有效找出適當的機構和方略、無論是在商業方面，得讓健全的競爭法律來領導，或是在較廣的和較直接的財富的分配和控制方面，要使經濟在開發中的民族不但能滿足他們基本的需要，也能逐步而有效地進展。

經濟生活架構不得不改變的艱難道路，非有思想、意願和內心的真正皈依則不易邁進。這一任務必須由個人以及自由而又休戚相關的民族毅然地投身。時常把自由和尋求個人或團體利益的本能相混，或與戰鬥和權勢的本能相混，不關它們是以什麼思想色彩來作掩護的。顯然的這些本能存在著而且在活動，可是除非消除這些本能衝動，並讓決定人民真正文化的、人內心的力量來管理和統治，否則真正合乎人性的經濟無法實現。這些是表達人的真正自由，並在經濟領域能確保自由力量的真正來源。經濟的發展要在各方面適切的發揮作用，必須不斷地根據每一個人和民族的普遍而整體的發展來作計劃並去實行，一如前任教宗保祿六世在《民族發展》通諭中有力地指出過。不然，「經濟進步」的項目，成了孤立的超級項目，把整個人的存在隸屬於片面的需求下，窒息人，瓦解社會，而最後把社會捲入本身的緊張和極端之中。

可以接受這項工作。這可以從某些事實和結果來證明，雖然很難仔細地在此提出。不過，一件事是確定的：在此巨大的領域的基礎上，必須建立、接受並加深人應該接受的道義的責任感。再一次的，常要注意的是人。

這種責任為我們基督徒特別清楚，當我們記起——而我們應常牢記在心——聖瑪竇福音所敘述的基督有關最後審判的話（註一〇八）。

這幅末世的情景應該常「應用」在人的歷史上；應常成為人性行為的「標準」，成為每一個人和眾人捫心自問的主要藍圖：「我餓了，你給了我吃的……我赤身露體，你給了我穿的……在獄中而你來看我」（註一〇九）。這些話成了更有力的警告，當我們看到剛獨立的國家，得到的不是麵包和文化的援助，而是——有時很多的——新式武器和毀滅的工具，不再是用作維護合法權益和主權完整的武力衝突和戰爭，而是作為盲目的愛國，帝國主義和不同的新殖民主義的工具。我們都很清楚在我們地球上貧困和飢餓的區域，要能在短時期內成為豐饒，除非把用於戰爭和毀滅的武器的大量投資，用在生活所需要的糧食的投資上。

這種看法可能部分流于「抽象」。它也能給予雙「方」彼此控告的機會，而忘記本身的過錯。它也能引起對教會的新的控告。不過，教會除了精神的、語言的和愛的武器以外，沒有可用的武器，她不能放棄宣講「真道……無論順境逆境」（註一一〇）。因此，教會不停地呼籲雙方，並以天主的名義和人的名義，要求他們：不要殺人！不要準備毀滅和消滅人類！請你們看看忍受饑餓和貧窮的你們的兄弟姐妹們！你們要尊重每個人的尊嚴和自由！

17 人權：「文字」還是「精神」

這個世紀曾是一個為人類多災難的世紀，不但是物質的，更是道德的，尤其是道德的災害，固然不易在這方面一個時代或一個世紀與另一時代相比，因為它也因變化中的歷史標準而定。不過，雖不作這種比較，我們還是能看出這一個世紀，曾是人們為自己造成了許多不公道和痛苦的一個世紀。這種過程是否已斷然受到了約束？不過我們無法不以對過去尊敬和對未來抱深切的希望，提出為聯合國催生的偉大努力，他們促成確定並建立人的客觀而不可侵犯的權利，而且要求各會員國嚴格遵行。這項承諾已為今日幾乎所有的國家所接受和認可，並且它也將成為一種保證，使人權在全世界成為謀人類福利的基本原則。

教會不必重申此問題與她在現代世界的使命是何等地相連。確實，它是社會和國際的和平的基礎，猶如若望二十三世，梵二和保祿六世有關文獻中所宣稱的。本來，和平在於尊重人不可侵犯的權利——和平是正義的傑作——而戰爭來自對這些權利的侵害，隨著戰爭帶來更嚴重的對人權的侵害。假如在和平的時期人權遭受侵犯，那更是痛心；自進步的觀點來看，它是一項不可思議的反對人的現象，而此事實無法與自稱為「人道」的任何計劃相配合。何種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或文化的計畫，能放棄這種以人為本的說法呢？我們深信今日世界的任何計畫，即使計畫的形成是根據互相矛盾的世界觀，都以人為優先。

假如，雖然有這些前提，人權還是以各種方式而受到侵害，假如，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集中營、暴力、酷刑、恐怖活動和各種歧視，這一定是其他前提的結果，它們逐漸損壞並時常幾幾乎消滅這些現代計畫和體制的人道前提的效果。為此這些計畫，必須根據客觀而不可侵犯的人權觀點，不斷地作修正。

人權宣言和聯合國的成立，其出發點不但是由於上次世界大戰的悲慘經驗，也是為制定基礎，從唯一基本的觀點即人的福利——是說在團體中的 人——不斷地修正計畫、體制和政權，人的福利既然是公益的基本因素，該是一切計畫、體制和政權的主要準則，否則，人的生活，即使在和平時期，也要被迫忍受各種痛苦，並與之而發展不同形式的統治、獨裁、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這一切也是各國和平相處的一種威脅。歷史的經驗一直證實，人權的侵害常與國家權利的受侵犯相平行的，因若有組織的關係，人是與國家結合一起如一個大家庭。

在此世紀的前五十年，當有幾個獨裁的國家正在發展而因此引發可怕的戰爭時，教會已經清楚指出她對這些政權的立場，這些政權表面上是為更大的利益，即國家的利益而工作，可是歷史證明所謂的利益不過是為了某一個政黨，而政黨與國家卻混為一體（註一一一）。事實上，這些政權限制國民的權益，否認他們本世紀中葉在國際機構所已承認的不可侵犯的人權。教會一方面分享在這項努力中善意的人，和真正愛公義與和平的人的快樂，也深知「文字」叫人死，而只有「精神給人以生命」（註一一二），她應該不斷地與善意的人一齊追問，是否人權宣言和接受其「文字」等於是在各地實現其「精神」。不是沒有理由我們怕，因為時常我們距離實現尚遠，而同時社會和大眾生活的精神，痛苦地與宣佈過的人權的「文字」相背。這種為不同社會有嚴重後果的情事，將加重對社會和人類歷史建立人權者的特別責任。

國家依政治性團體來說，其主要意義在於：組成國家的社會和人民，是他們自己命運的主人和主宰，這種意義無法實現，假如本來應該整個社會或人民確實參與實施權力的，而卻由某一集團橫加權力於社會的其他所有成員身上。在目前的時代，因人民對社會意識的增加，以及國民對參加團體的政治生活的渴望，這種國家的意義是重要的；同時也得注意每一個民族的實際情形和政府的必要權力（註一一三）。因此，從人本身的進步和人性的整體發展看，這一些都是首要的問題。

教會一直指出努力公益的責任，以及如此做才能為每一個國家培養出好的國民。此外，她常指出權力的基本義務是關心社會的公益；這也是權力所以有基本權利的理由。為此，因著這些客觀倫理秩序的前提，政權必需以尊重人的客觀而不

可侵犯的權利為基礎。國家政權所服務的公益，唯有當所有國民確保他們的權利時，才完全達成。達不到這一點，將產生社會的瓦解，國民起而反對政權，或發生壓迫、威脅、暴力和恐怖行動，這些例子都是這一世紀獨裁政權所製造的。因此，人權的原則深深影響社會正義方面並且成為政治團體生活中是否實施社會正義的準繩。

在這些權利中，合理地應該包含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的權利。梵二大公會議以為特別需要對此問題做一項相當長的宣言。此文件名為「人性尊嚴」(註一一四)，在此宣言中不但表達了此問題的神學觀念，也提出了從自然律觀點所引申的觀念，就是說從「純人」的立場，根據人自己的經驗他的理智和人性尊嚴的意識所給予的前提所獲的觀念。的確，個人和團體的信仰自由的剝奪，不僅是痛苦的經驗，也更是對人性尊嚴的本身的攻擊，不關他所信的宗教或那個人和團體所持有的世界觀。信仰自由的剝奪和侵犯，與人性尊嚴和人客觀的權利相抵觸。上述大公會議的文獻非常清楚地指出，什麼是信仰自由的剝奪或侵犯。這無疑地是徹底侵犯人內心的和真正人性的權益。即使不信，無宗教和無神論的現象，以人性現象說，不過是與宗教和信仰的相對現象。因此，即使從「純人性」觀點說，很難接受只有無神主義才有參與公開和社會生活的國民權利的立場，而當信徒們，卻原則性地，勉強被容忍，或受第二等國民的待遇，或更有甚者——已發生過——完全被剝奪了國民的權利。

雖然是簡略地，我們也必需討論這一問題，因為它是今日世界中人的複雜情形，而且因為它證實這種情況如何地過於加重了許多不同的偏見和不公平。我們之所以不仔細討論這本來屬於我們特殊權利和義務的問題，特別是因為我們和那些受歧視和因天主之名而忍受迫害的人，都受基督十字架救贖力量的信仰所指引。可是，因為我的職責所在，我以全世界信友的名義，向各級負有社會和大眾生活組織的人呼籲，認真地要求他們尊重宗教的權利和教會行動的權利。我們不求什麼特權，而只要求尊重基本的權利。行施這項權利，是在何一種政權，任何一個社會、體制或環境中，人真正進步的主要明證。

四 教會的使命和人的命運

18 教會關心人在基督內的召叫

這種對人在現代世界的情況的簡略觀察，引領我們的心思指向耶穌基督和救贖的奧蹟，因人的問題是以特有的真理和愛的力量銘刻于此奧蹟的。假如基督「與人人結合在一起」(註一一五)，教會藉著深入此奧蹟和其豐富的普世性的說法，也更深刻地體驗她自己的本質和使命。聖保祿以基督的身體來稱呼教會(註一一六)，不是沒有理由的。假如基督的奧體是天主的子民——如梵二根據聖經和教父的傳承所說的——這是表示每一個人都在此，充滿著來自基督生命氣息的奧體內。這樣，有關人和他實在的問題，他的希望和痛苦，他的成功和失敗，也都使是一個身體、一個有機體、一個社會單元的教會領會到天主性的衝擊，和從被釘而復活的基督而來的聖神的光照和力量，教會存在的理由也就在此。教會只有一個生命：就是她的夫君和主給她的生命。的確，就是因為基督在祂的救贖奧蹟中，與教會結合一起、教會應該緊緊地與每一個人結合在一起。

這種基督與人的結合，本身就是一種奧蹟。從此奧蹟誕生了「新人」，他被召分享天主的生命（註一一七），在基督內他被再造為了接受恩寵和真理的圓滿（註一一八）。基督與人的合一是力量也是力量的源泉，如聖若望在他福音的序文中敏銳地指出：「（聖言）給人成為天主子女的權能」（註一一九）。人因著這新生命源泉的力量內心受到改變，使之不會消失卻存留到永生（註一二〇）。父所許下並在祂永生而唯一子，「當時期一滿」（一二一），降生成人而生於童貞聖母的耶穌基督內，給予每個人的這一生命，是人被召的最後圓滿。是用達成此「命運」的方式，天主為人準備了永生。雖有一切的不解、無法解答的謎，對今世「人的命運」的曲解和迷失，這「神性的命運」繼續進行中。雖然屬於今世生命的一切富藏，必然而無可避免地引入死亡的邊緣和人體毀壞的終點，在此終點以外我們卻看到基督。「我就是復活和生命，誰相信我的……永遠不會死亡」（註一二二）。在曾被釘被埋葬而後復活的耶穌內，「我們復活的希望大放光彩……而永生的許諾光耀奪目」（註一二三），人藉著肉體的死亡而達到永生，如此人分享整個本屬物質的有形世界的必然過程。我們想並設法更深刻地了悟人類救主所說的「使生活的是神，肉一無所用」（註一二四），此真理的意義。雖然表面看不出什麼，可是這些話表達出對人最高的肯定——肯定由聖神賦予生命的身體。

教會從生活中體驗到這些事實，她藉此有關人的真理而生活，此真理使人能越過現世的界限，而同時以特有的愛心和關切，想到有關人的生活和人靈的生活現世幅度以內的種種。人靈永不安寧，就像聖奧斯定所說的：「主啊，為了你，你造了我們，而我們的心除非找到你否則無法安寧」（註一二五）。在此創造性的不寧中，推動著人最內在的事——真理的追求，向善的無此需要，對自由的渴望，對美的懷念以及良心的聲音。以「基督自己的眼目」去看人，教會越發意識到她是偉大寶藏的保護人，她不得浪費而要不斷地增加。因為，主基督曾說過：「不隨同我的，就是反對我」（註一二六）。受成為天主子女（註一二七）的無上奧蹟、和在天主唯一子內「成為義子」（註一二八）並藉聖子而稱天主「阿爸，父啊」（註一二九）的聖寵所美化的、人類的這一寶藏，也是使教會從內部團結和給予教會所有活動意義的強大力量。藉此力量，教會與基督的聖神相結合，與救主所許下並不斷賜與的聖神結合，此聖神，如在五旬節日般，常常降臨。這樣，聖神的德能（註一三〇），聖神的恩惠（註一三一），和聖神的成果（註一三二），在人內顯示出來。今日的教會似乎以更大的熱誠和神聖的要求，重覆地說：「聖神請臨！」請來！請來！「請醫治我們的創傷，重振我們的力量；滋潤我人的憔悴；淨化我人的污垢；使頑強的隨和；冷酷的溫暖，引領迷途的走入正確方向」（註一三三）。

此請求聖神降臨的呼籲，正是給我們現代一切「唯物主義」的答覆。是這些唯物思想，在人心內產生了如許的貪婪。此呼籲曾使各處聽到並且似乎在多方面產生了效果。是否可以說教會不是單獨的在作此呼籲？可以這麼說，因為對屬靈的「需求」，也由在教會有形界線以外的人所表達出來（註一三四）。這點不是為近代大公會議在教會憲章中，對教會的真理所特別強調的一點所證實嗎？它說教會是「一件聖事或是與天主親密結合，以及全人類彼此團結的標記和工具」（註一三五）。為獲得聖神而向聖神所作的這種呼求，實在就是個人不斷深刻進入整個救贖奧蹟的要義中；在此奧蹟中，與父及每一個人結合的基督，不斷地將

聖神傳授給我們，聖神把聖子的感受放在我們內心，並引導我們走向天父（註一三六）。這就是為什麼今日的教會——特別渴望聖神的時代，因為人渴望正義、和平、仁愛、良善、剛毅、責任和人性尊嚴——應該集中心思於此奧蹟上，從中尋求為她的使命所不可少的光明和力量。因為，如上所述，假如人是教會日常生活的道路，教會應該常意識到，人在基督內藉著聖神的恩寵所得天主義子的尊位，以及他被指定分享恩寵和光榮的事（註一三八），因著重新對這一切的反省，以及以日漸意識的信德和日漸堅定的愛接受這一切，教會也因而使自己更相稱地為人服務，對此主基督在召喚她時曾說：「人子來是為服務，而不是受人服務」（註一三九）。教會藉分擔其導師和救主的「三重職務」而履行這項牧職。這個根據聖經的教誨，在梵二作全面討論的事，為教會的生活有極大的利益，因為當我們知道我們分享基督的三重使命，即祂的司祭、先知和國王的三重職務時（註一四〇），我們也更了解，是世上社會又是團體的天主子民的整個教會，應該服務的是什麼，同時我們也知道我們每一個人應該分擔這一使命和服務。

19 教會對真理負責

按照梵二大公會議的神聖訓導，教會在我們看來是負責神性真理的社會主體。我們以感動的心聽基督自己說：「你們所聽到的話，並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來的父的話」（註一四一），在我們師父的這項肯定中，我們豈不注意到對啟示真理的責任嗎？此真理是天主自己的「專有」，因為連祂，生活「在父懷中的」（註一四二）「唯一子」，在以先知和導師的身份傳授此真理時，覺得必需聲明祂是完全忠於天主性源流而行動的。這種忠誠該是教會信德的構成特性，無論她是在教導或是表白此真理。傾注給人靈的特殊的超性德行——信德，在我們答覆天主啟示的聖言時使我們分享天主的知識，因此，當教會宣信和教導信德時，必需嚴格地信從天主的真理（註一四三），並且將之移為「附合理智的服從」（註一四四）的生活態度。基督自己，為了保證對天主真理的忠信，許給教會真理之神的特別幫助，將不能錯的特恩（註一四五），給予那些祂授命傳授並教導此真理（註一四六）的人——如梵帝岡一次大公會議清楚地所欽定（註一四七），梵二又重申過（註一四八）——而基督又將特殊的信仰意識（註一四九）授予整個的天主子民。

於是，我們分擔基督先知的使命，而因此使命，我們和祂一起在教會內為天主的真理服務。對此真理負責，也就是愛真理且設法極正確地了解真理，使它更能以救恩力量、光彩、深度和樸實為我們和他人所接受。這種對了解真理的愛和嚮往應該同時平行，猶如教會聖人的歷史可以為證。他們曾為反映天主真理並引人接近天主的真正光明所特別照耀，因為他們以崇敬和愛心研習此真理：首先是對基督的愛，祂是天主真理的生活聖言，然後是愛祂在福音、傳承和神學中的人性的表達。今天我們尤其還是需要對天主聖言的了解和解釋，我們需要這樣的神學。神學一直有而且還繼續有極大的重要性，為使教會，天主的子民、能以創新和有效的方式分享基督的先知任務。因此，當神學家，以天主真理的僕人身份，為深切了解此真理而奉獻他們的研究和工作時，他們總不可遺忘他們服務教會的意義，此意義包含在「信仰的領悟」觀念中。這種觀念可以說有雙重作用，根據聖奧斯定的說法：為了信，你要領悟；為了瞭解，你要信（註一五〇）；這種觀念正確地發揮作用是，當神學家尋求服務教會訓導時，此訓導在教會內是托

付給以聖統的共融並與伯鐸繼承人相結合一起的主教們的；當他們獻身於為主教們的教導和牧靈工作而服務時，以及當神學家們為整個天主子民的使徒事業服務時。

如先前一樣，現代的神學家和教會中的所有學者，都被召將信仰與學識和智慧連結起來，為使它們彼此滲透組合，就像我們在聖雅伯聖師紀念日的禮儀經文中所說的。這一工作今日因為人知識的進步，其方法學和在世界和人的知識方面的成就，更是極其地發展。有關精密科學和人文科學以及哲學也是如此，梵二曾指出以上這些科學與神學有密切的關連（註一五一）。

在這不斷擴展並分門別類的人類知識方面，信仰也應該深刻地受到探討，把啟示的奧蹟的富麗顯露出來，並使人了解出自天主的真理。假如許可——也應該希望——這一艱巨工作能在這方面完成，必需對方法的多元化加以考慮，當然一工作不可脫離信仰和倫理訓誨的基本一致，因為這本來是研究的目的。因此，神學與教會訓導的密切合作是不可少的。每一個神學家應該特別意識到基督親自所指出的，祂說：「你們所聽到的話，並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來的父的話」（註一五二）。因此，任何人不得把神學變為他自己個人思想的集錦，而每一個人應該知道與教會負責教導真理的使命密切結合。

分擔基督自己的先知職，形成了整個教會生命的主要幅度。特別分擔此職務的是教會的牧人們，他們教授並不斷以不同的方式，宣報和傳授有關基督宗教的信仰和倫理的道理。這種或以傳教方法或以普通方式的訓導，有助於將天主子民聚集在基督的周圍，準備他們分享感恩禮，並且給他們指出聖事生活的道路。在一九七七年世界主教會議專門討論現代的教理教學、而該會議的審議、經驗和建議的成果，將會根據大會成員的建議，在來日的教宗文獻中佈達。教理教學確實是教會常設而又基本的活動型態，是教會先知性神恩表達的方式之一：見證和訓導同時進行。雖然此處我們首先提到的是司鐸們，可是我們無法不提出許多男女修會的會士，他們為了愛天上導師而獻身於教理講授的工作。最後，很難不提那麼多的教友，他們在教理講授的工作中，找到了他們的信仰和使徒責任的流露。

此外，更應多多注意為使不同方式的教理講授，以及它的各種領域——最基本的一方面就是家庭的教理講授，即父母給子女所作的教理講授——表示出整個天主子民，在分擔基督自己的先知職務。與此有關的是，教會對天主真理的責任，應該不斷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由大家來分擔。在這方面，我們對那些在各方面的專家，科學家、文學家、醫師、法學家、藝術家和技術人員，各級教師和各種不同的專家，該說什麼呢？身為天主子民的成員，他們在基督先知性使命和為天主真理的服務上，也應該擔任其角色，包括當他們在教導別人真理，並訓育別人在愛和正義上成熟時，對任何方面的真理要有誠實的態度。為此，對真理的責任感，是教會與每一個人相遇的重點，也是決定人在教會團體內聖召的基本要求之一。為真理的責任感所領導的今日教會，應該忠於她的本質，其本質與來自基督的先知任務有關：「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你們領受聖神吧」（註一五三）。

在救贖的奧蹟中，就是在耶穌基督救世的工作中，教會不但藉著忠於聖言和服務真理而分享她師父的福音，她也因為充滿著希望和愛的服從而分享祂救贖行動的力量，此力量是基督在聖事中，尤其是在感恩聖事（聖體聖事）中所表達和蘊藏著的（註一五四）。感恩聖事是整個聖事生活的中心和頂峰，經由它 每一個基督徒領受救贖的救援力量，從聖洗的奧蹟開始，在洗禮中，我們沉浸在基督的死亡中，為了如保祿所說，分享祂的復活（註一五五）。根據此訓導，我們更清楚的看出，為什麼教會和每一個信友的整個聖事生活在感恩聖事中，達到它的顛峰和圓滿的理由。因為依照基督的意願，在這件聖事中，基督在十字架的祭台上自獻於父的奧蹟，還繼續不斷地再度實現：此祭獻為父所接納，把「聽命至死」（註一五六）的聖子的自我奉獻，交換成天父自己的恩惠，就是說在復活中所給予的新而不死的生命，因為父是生命的根源，從起初就給予此生命。此包括被釘基督的肉身受光榮的新生命，成了給予人類的新恩惠的有力記號，此恩惠就是聖神；因著聖神，父在自己內所有而給予聖子的天主性生命（註一五七），傳給了所有與基督合一的人。

感恩聖事是這種合一的最完美的聖事。因著舉行和分享感恩聖事，我們與在世和在天的基督結合，祂在父跟前為我們轉求（註一五八），可是我們之所以和祂結合，是靠祂祭獻的救贖行為；藉此祭獻，祂救贖了我們，為此我們是「用高價買來的」（註一五九）。我們救贖的「高價」，也作證天主自己對人所訂的價值和我們在基督內的尊嚴。因為成了「天主的子女」（註一六〇），義子女（註一六一），我們也和祂一樣成了「國度和司祭」並獲得「王家的司祭職」（註一六二），就是說我們分享那唯一而無法推翻的人和世界的重返天父，這是祂，永生的子（註一六三）和真人一勞永逸地為眾人所完成的。感恩聖事是一件最能完全表達我們新的存有的聖事，在這件聖事中，基督自己也不斷地以常新的方法在聖神內向我們的心神（註一六四）「作證」，我們每一個人既然分享救贖的奧蹟，能享受到以子女身份與天主和好的成果（註一六五），此和好是天主自己實現的並經由教會的牧職不斷地在我們中間實現。

感恩聖事建立教會（註一六六）不但是教義的也是生活的主要真理，把教會建築成天主子民的真正團體，信友的會眾，帶著宗徒們和主的初期門徒的團結標記。感恩聖事常重建這個團體和這種團結；它以基督的祭獻為基礎建設團體並常使之重生，因為它紀念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註一六七），也是祂贖我們的代價。因此，可以說在感恩聖事中，我們接觸到主聖體聖血的奧蹟本身，就如建立此聖事所用的言語可以作證，這些言語因著此聖事的建立，成了那些在教會中被召盡職不斷舉行感恩禮者所用的話。

教會靠感恩聖事而生活，靠這件聖事的圓滿而生活，此聖事的美妙內涵和意義，時常從遙遠的時代到我們今天在教會的訓導中表達出來（註一六八）。為此，我們可以確定地說，這道理雖然有神學家們的深切探討、深刻信仰和祈禱的人，以及苦行者和神秘家等忠於聖體奧蹟的支持，實際上我們還在門檻，因為無法用言語來領悟並表達感恩聖事的全部，以及他所表明和實現的一切。它真是不可名言的聖事！教會、天主之子民，應該持久而不斷在感恩聖事生活和熱誠中邁進，在此聖事的氣氛中發展靈修。因此，我們絕對不可在思想，生活或行動上，脫離這件至聖聖事的完整幅度和主要的意義。它同時是聖事和祭獻，聖事和共融，以及聖事和臨在。雖然的確感恩聖事一直是也應該繼續成為，基督的弟子和那些

為主作證的人，手足之情的最深啟示，可是不得將之視為純粹表達此手足情誼的「機會」。當在舉行主的體血的聖事時，必需崇敬天主性奧蹟的全面幅度，和聖事標記的完整意義，在此聖事的標記中基督真實地臨在並為人所領受，人靈因而充滿了恩寵並獲取未來光榮的承諾（註一六九），因此有義務要嚴格遵守禮儀的規則，和一切表達團體向天主所獻的敬禮；特別是因為在此聖事性的標記中，天主以無比的信賴把自己托付給我們，祂無視我們的軟弱、不稱職、習以為常、因循苟且，或可能有的凌辱。教會每一個成員，尤其是主教和司鐸們，應該留心注意使這愛情的聖事，成為天主子民生活的中心，使藉著一切應有的禮儀表達，基督能得到「以愛還愛」而真正成為「我們靈魂的生命」（註一七〇）。此外，我們決不可忘記下面聖保祿所說的話：「人應省察自己，然後才可以吃這個餅，喝這個杯」（註一七一）。

宗徒的這一呼籲，至少間接的指出感恩聖事和懺悔聖事的關係。的確，假如基督訓誨的第一句話，福音「好消息」的第一句話是「你們悔改並聽從福音吧」（METANOIEITE）（註一七二），苦難、十字架和復活的聖事，似乎特別地在我們心靈中，加強並堅定這一呼籲，因此，感恩與懺悔聖事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合乎福音精神和真正基督徒生活，與真實生活密切相關的二個幅度。召叫人赴感恩聖宴的基督，常是勸我們懺悔並重說「你們悔改吧」（註一七三）的同一基督，對悔改沒有恒久而常新的努力時，分享聖宴將失去其圓滿的救贖效果；也將失去或至少減弱向天主奉獻屬神祭禮（註一七四）的特殊準備，這種時常準備為天主奉獻的心，以主要和普遍的方式，表達出我們的分享基督的司祭職。在基督內，司祭職是與祂的祭獻，祂的自獻於父相連的；而且，就是因為它毫無保留，祂的自我奉獻在我們——多變的人——身上產生。常以更成熟的方法藉著恒心而更深的悔改，回歸天主的需要。

在最近幾年，為了符合教會最古老的傳統，曾努力在教會的常規中，強調懺悔的團體層面尤其是懺悔聖事。可是我們不能忘記，悔改是特別深切的內心行為，在此行為中，個人無法由別人來替代，他也不能讓團體來代替他。雖然參加懺悔儀式的信友的弟兄團體，極能幫助個人悔改的行為，可是歸根結底，必須使此行為成為個人自己的步伐，在良心深處以負罪的意識和對天主的依賴，像聖詠作者一樣在天主前認罪：「我犯罪得罪了你」（註一七五）。忠信地遵行幾百年來的懺悔聖事的習慣——個別痛悔和個別告罪的習慣，定志改過和做補贖的習慣——因此教會維護人靈的個人權利：人與被釘而寬赦人的基督的個別會晤的權利，與藉著修好聖事的聖職人說「你的罪赦了」（註一七六），「去吧，不要再犯罪了」（註一七七）的基督會晤。很明顯的，這也是基督面對每一個祂所救贖的人的權利：祂在人靈生活悔改和被赦的關鍵性時刻與我們每一個人相遇的權利。藉由維護懺悔聖事，教會明白地承認她信救贖的奧蹟，是活的和催生的實體，與人的內在真理、人的罪惡感和人良知的願望相符合。「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註一七八）。懺悔聖事是以來自救主的正義滿足人的方法。

教會，尤其是在現代，特別聚集在感恩禮的左右，並且願意真正的感恩禮的團體，成為所有基督徒逐漸成熟的合一的記號：在此情形下，我人應該更感覺到懺悔的需要，無論是聖事性的（註一七九），或是懺悔之德。有關懺悔之德，教宗保祿曾在重訂「懺悔聖事禮儀」的憲章中加以解釋過（註一八〇）。教會的任務，

首先是實施該憲章中的規定；我們應以共同的反省，對此主題作較深刻的研究，更要以牧靈的集體性精神，和尊重各種不同的傳統和今日人民生活的環境，作成決定。不過，確定的是新的將臨期的教會，不斷準備主再來臨的教會，應該成為感恩禮和懺悔的教會。唯有從教會此生命和行動的屬靈角度看，他才是天主性使命的教會，猶如梵二所說她該是「在傳教狀態中的」教會。

21 基督徒的聖召：服務和稱王

梵二大公會議在自基礎上建立天主子民教會的畫像時，特別指出基督自己的三重任務，以及我們因分擔此任務而成為真正的天主子民，梵二又特別強調基督徒所謂的「王道」任務的特性。為了介紹大公會議訓導的全部富藏，必需引證教會憲章和大公會其他許多文獻的章節。可是，這一切富藏中似乎應該指出一點：分擔基督的王道使命，就是自己和別人身上，發掘可以稱為「王道」的個人聖召的特殊地位。此地位表現在效法基督而有服務的心，因為祂「來是服務，而不是受人服務」（註一八一）。假如，依照基督的這種態度，唯有「為僕」才能「稱王」，那麼「服務」也要求靈修方面的成熟，也就是所說的真正「為王」。為了能稱職地並有效地為他人服務，我們應該能夠控制自己，並且擁有能控制自己的德行。我們的分擔基督的王道使命——祂的王道職務——與基督徒和人性的道德的各方面密切相關。

梵二在介紹天主子民的完整畫像，並且不但指出司鐸在此子民中的地位，也指出了教友的地位，不但指出聖統代表的地位，也指出了獻身生活修會成員的地位時，大會並不單是根據社會學的前提而描述的，以人類社會而言，教會當然可以根據人類社會科學所運用的標準來審查和描述。可是這些範疇不夠。為了有關的天主子民的整個團體和每一個人員，不僅是一個特有的「社會的一員」；而主要的是為每一個人有特有的「聖召」。的確，教會，天主的子民，根據以上聖保祿所說，以及比約十二世特別提到的，也是「基督的奧體」（註一八二）。隸屬這一奧體，就產生與恩寵的救世行動相合的特別號召。因此，假如我們願意觀察這一個如此遼闊而又不同的天主子民的團體，我們首先要注視基督，祂向此團體的每一個人說：「你來跟隨我」（註一八三）。門徒的團體，每一個人以不同方式——有時是有意識地並堅實地，有時不太有意識也不太踏實地——跟著基督。這也顯示此社團的深切的「個人」性和幅度；依人性看，這一團體的生活雖是那麼的不同，它還是一個團體，因為它是所有的成員與基督一齊形成的，至少是因為在他們的心靈上烙有基督徒不可磨滅的印號。

梵二大公會議特別指出，這一個門徒的和為主作證者的「存有」團體，應該不斷地——即使在「人性」方面——成為一個意識到自己的生活和行動的團體。大公會議在這方面的啟發，為其他教區性的、教廷的和各級組織的會議所承繼。可是，我們應該常記得此真理：用作教會中真正革新的任何創新並有助帶來真正光明的是基督（註一八四）、而此倡導應基於基督徒個人聖召的適當意識，以及在天主子民的團體中每一個基督徒對建立基督奧體的非凡、獨特而不能重覆的聖寵的責任。此原則，是整個基督徒活動——傳教和牧靈的活動，內修生活和社交生活的行動——的首要原則，它應適當地應用在整個人類和每一個人身上。教宗和每一位主教也應該應用此原則。司鐸和會士也應忠於此原則。已婚夫婦、父母和不同環境和職業的男女，從在社會上有崇高地位的到做最簡單工作的人的生活，

都應以此原則為基礎。就是因為「王道職務」的原則，為了效法基督的榜樣，加予我們每一個人因被召而該做的事，以及因天主的恩寵為答覆我們的聖召而應做的事的義務。這種忠信於經由基督而從天主領受到的召喚，包括對教會的集體責任，這也是梵二大公會議願意教導所有基督徒的。在教會天主子民的團體中，在聖神行動的領導下，如聖保祿說的（註一八五），每一個成員都有「他自己的特恩」。雖然此「特恩」是一種個人的聖召和分享教會救世工作的形式，它也服務他人，建立教會和人在世生活各方面的弟兄團體。

忠於個人的聖召，就是常準備盡「王道的服務」，對多種形態的建設有特別的意義，尤其是對那些更能影響我們的近人和整個社會的重要工作。已婚夫婦應該忠於他們的聖召而使人重視，如婚姻聖事的不可拆散性所要求的。司鐸也應忠於自己的聖召而叫人尊敬，因為聖秩聖事以不可磨滅的神印烙在他們的心靈上。在領受這件聖事時，我們在拉丁教會內有意而自由地許下度獨身的生活，因而我們每一個人應該盡其所能，因著天主的聖寵，對此恩惠表示感激並忠信於為終身而做的承諾。他應該像已婚的人一樣，因為他們得盡力對他們的婚姻的結合持守不渝，藉著愛的見證而建立家庭團體，並且教育新的一代男女，使新的一代以後也能獻身於他們的聖召，就是耶穌基督曾給我們留下榜樣和最美的模式的「王道服務」。由我們組成的教會是「為人的」，就是說藉著基於耶穌的榜樣（註一八六）以及與祂為我們所爭得恩寵的合作，我們能做到「稱王」，就是我們能夠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產生成熟的人性，成熟的人性是徹底的運用造物主在「祂的肖像和模樣」使人存在時，所給予的自由的恩惠。這一恩惠的完全實現，在於以夫婦之愛的精神把整個的人毫無保留地給予基督，並與基督一齊給予眾人，而那些依照福音勸諭完全獻身於基督的男女，正是基督派往全世者。這就是一切古老的和現代的修會，以及在俗團體的修會生活的理想。

在現代，有時人們錯誤地以為自由本身是目的，當人隨意應用自由時他就是自由的，而這該是我們在個人和社會生活中的目標。可是，唯有當我們明智的運用自由而行真正的善事時，自由才是偉大的恩惠。基督教導我們說，自由的最好的運用是愛德，愛德的具體表現是自我奉獻和服務。因為這樣的「自由，基督使我們獲得自由」（註一八七）而且使我們永遠自由。教會從這一點上，尋得了為她的使命和她在人間的服務，無盡的靈感，召叫和衝擊。有關人自由的圓滿真理是銘刻在救贖的奧蹟中。當教會以不屈不撓的心、熱切的愛和成熟的投身而保存此真理時，在整個團體中，因著每一個教友的忠於自己的聖召，教會傳授此真理並在人生活中實行此真理時，教會才真正地服務人類。此點肯定了我們已提過的，就是：人是而且一直是教會每日生活的「路」。

22 我們所依賴的母親

在此教宗任期的開始，我的心思轉向人類的救主，我願因此而深入教會生活的最深的節奏裡去。教會之度她自己的生活，是因為她從基督汲取生命，而基督常只有一個願望：使我們獲得生命，獲得豐富的生命（註一八八）。在基督內的豐富生命也是為人的。因此教會，在分享救贖奧蹟的一切富裕時，形成生活的子民的教會，他們是生活的，因為他們由「真理之神」（註一八九）的行動而自內心獲得生氣，因為他們受到聖神傾注在我們心中的愛（註一〇）的春暉。教會內

任何服務的目標，無論是使徒的、牧靈的、司鐸的或主教的，都是為保持救贖奧蹟和每一個人之間的動力的關係。

假如我們意識到這一工作，我們似乎更了解教會是慈母的意義，以及說教會由來，尤其是現代，就需要一位母親。我們特別應感激梵二大公會議的教長們，他們在教會憲章中以華美的聖母學表達了這一真理（註一九二）。既然保祿六世受此道理的啟發，宣佈基督的母親是「教會之母」（註一九三），而此名銜已廣泛地得到共鳴，也讓他不能稱職的繼承人在結束這些反省時，轉向瑪利亞，教會之母，這些反省是他在宗座服務之肇始值得提出的，瑪利亞是教會的母親，因為由於永生之父的不可名言的選擇（註一九四），和愛的聖神的特殊行動，她把人性生命給了「萬物因著祂並為了祂而存在」（註一九五）的天主子，而且整個天主子民從祂領受被選的恩寵和地位。她的聖子曾明白地以每一個人靈和每一個人易於了解的方法，擴大聖母的母性，當祂被懸在十字架上時，指定祂的愛徒作為聖母之子（註一九七）。聖神暗示她在耶穌升天後也留在晚餐廳內，與使徒們一齊靜心祈禱並期待，直到聖神降臨的一天，在那一天教會脫離隱暗而得以有形的型態誕生（註一九八）。此後，所有後世如若望使徒一樣為主作證和愛基督的門徒們，都以心神將聖母領到他們自己的家裏（註一九九），而她如此地自起初就是從天使報喜之時起，就加入救恩的歷史，並參與教會的使命。因此，我們屬於這一代的基督的門徒，我們都願意特別地與她結合在一起。我們這樣做是完全附和古老的傳統，而同時對其他所有基督教團體的成員，表示極大的尊敬和愛心。

我們這樣做是受到信望愛的深切需要所催促。因為假如我們在教會和人類歷史的這個艱難而重要的階段，覺得特別需要轉向基督——為了救贖的奧蹟，祂是教會的主和人類歷史的主——我們相信沒有人能比瑪利亞更能引領我們進入此奧蹟的天主性和人性的幅度中。沒有人像瑪利亞一樣，是天主親自領她入此奧蹟中的。天主之母的恩寵的特點也就在於此。不但此母性尊位是人類歷史上舉世無雙的，而且聖母因此母性而參與天主藉救贖奧蹟救贖人的計劃這件事，在行動的深度和範圍上也是唯一無二的。

我們可以說這一奧蹟，是在納匝肋的童女說「爾旨承行」時在她心中形成的。從那時起，此童貞而又是母親的心，在聖神的特別影響之下，一直追隨她聖子的事業，並關心一切基督所曾收納並以無盡愛情繼續收納的人。為了這個原因，她的心也該有母親般的無比愛心。天主之母嵌入救贖奧蹟和教會生活中的母愛的特徵，在她與人和整個人生的特別接近上表現出來。聖母的奧蹟也就在於此。特別愛聖母並把希望寄托於聖母的教會，願意以更深刻的方法使此奧蹟成為教會自己的奧蹟。因為教會承認她每日生活的道路就是整個的人。

藉著父所給的子，在人類歷史中所表現的天父的永恆之愛，「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註二〇〇），此愛因著聖母更接近了我們每一個人，而且此愛因此更易使每一個人了解和容易接近。因此，瑪利亞應該在教會日常生活的每一條道路上。因著她母親般的臨在，教會確知自己真實地度其師父和主的生活，並且她深刻而又活力充沛地生活在救贖奧蹟中。同時，建立在現代人類不同生活的領域中的教會，也獲得與人，與每一個人接近的確定和經驗，成為每一個人的教會，天主子民的教會。

面對這些在教會道路中所遭遇的工作，這些教宗保祿六世在他第一封通諭中所明示的道路，同時意識到這些道路的絕對必要和能有的困難，我們更感到與基督密切結合的需要。在我們內心，如回聲般響著主的話：「沒有我你們甚麼也不能做」（註二〇一）。我們不僅感到需要，更有無上的義務要整個教會作更大、更熱切和更多的祈禱，唯有祈禱能使日後的工作和困難，不成為危機的源由，而使之成為在接近二千年的歷史階段中，天主子民走向「預許之地」的機遇和更成熟的成果的起點。為此，當我以熱誠而謙遜的心呼籲大家祈禱來結束此默想時，我願意教會恆心地與瑪利亞耶穌的母親（註二〇二）一起做此祈禱，猶如主的使徒和門徒們於耶穌升天後在耶路撒冷的晚餐廳所做的一樣（註二〇三）。我尤其懇求瑪利亞，教會的天上母親，樂意與我們一齊做人類新的將臨期的祈禱，為使我們組成教會——她唯一聖子的奧體。我希望藉此祈禱，我們能領受臨於我們的聖神（註二〇四）而能「到天涯地角」（註二〇五）作基督的見證，就像那些在五旬節日從耶路撒冷晚餐廳出發的人一樣。

我以宗座遐福祝福你們。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一九七九年（在職第一年）三月四日四旬期第一主日發自羅馬聖伯鐸大殿

註釋

註一：若一 14 。

註二：若三 16 。

註三：希一 1-2 。

註四：「復活宣報」：聖週禮儀。

註五：若十六 7 。

註六：若十五 26-27 。

註七：若十六 13 。

註八：參閱默：二 7 。

註九：梵二《教會憲章》1 。

註一〇：弗三 8 。

註一一：若十四 24 。

註一二：「祂的教會」。

註一三：瑪十一 29 。

註一四：教宗保祿：《 祂的教會》、《 基督無盡寶藏》、《 司鐸獨身制》、
《 天主子民的信經》、《 人類生命》、《 在新世界傳福音 》 等。

註一五：瑪十三 52 。

註一六：弟前二 4 。

註一七「在新世界傳福音」。

註一八：若十七 21 ；參閱十七 11 ， 22-23 ；十 16 ；路九 49-50 ， 54 。

註一九：格前五 10 。

註二〇：參閱梵一大公會議第三章第六項。

註二一：依九 6 。

註二二：若廿一 15 。

註二三：路廿二 32 。

註二四：若六 68 ；參宗四 8-12 。

註二五：參弗一 10 ， 22 ；四 25 ；哥一 18 。

註二六：格前八 6 ；參哥一 17 。

註二七：若十四 6 。

註二八：若十一 25 。

註二九：參若十四 9 。

註三〇：參若十六 7 。

註三一：參若十六 7 ， 13 。

註三一：哥二 3 。

註三三：參羅十二 5 ；格前六 15 ；十 17 ；十二 12 ， 27 ；弗一 23 ；二 16 ；
四 4 ；哥一 24 ；三 15 。

註三四：梵二 《 教會 》 1 。

註三五：瑪十六 16 。

註三六：參聖心禱文。

註三七：格前二 2 。

註三八：參創第一章。

註三九：參創一 26-30 。

註四〇：羅八 20 ；參羅八 19-22 ，梵二 《 現代 》 2 ， 13 。

註四一：若三 16 。

註四二：參羅五 12-21 。

註四三：羅八 22 。

註四四：羅八 19 。

註四五：羅八 22 。

註四六：羅八 19 。

註四七：梵二 《 現代 》 22 。

註四八：羅五 11 ；哥一 20 。

註四九：詠八 6 。

註五〇：參創一 26 。

註五一：參創三 6-13 。

註五二：參感恩經四式。

註五三：參梵二 《 現代 》 37 ； 《 教會 》 48 。

註五四：參羅八 29 ；弗一 8 。

註五五：參若十六 13 。

註五六：參得前五 24 。

註五七：格後五 21 ；參迦三 13 。

- 註五八：若壹四 8 ， 16 。
- 註五九：參羅八 20 。
- 註六〇：參路十五 11-32 。
- 註六一：羅八 19 。
- 註六二：參羅八 18 。
- 註六三：參聖多瑪斯 《 神學大綱 》 三 46 題一之 3 。
- 註六四：迦三 28 。
- 註六五：「復活宣報」。
- 註六六：參若三 16 。
- 註六七：梵二 《 傳教 》 11 ； 《 教會 》 17 。
- 註六八：參梵二 《 非基 》 3-4 。
- 註六九：哥一 26 。
- 註七〇：瑪十一 12 。
- 註七一：路十六 8 。
- 註七二：弗三 8 。
- 註七三：參梵二 《 非基 》 1-2 。
- 註七四：宗十七 22-31 。
- 註七五：若二 26 。
- 註七六：三 8 。
- 註七七：參梵二 《 信仰 》 。
- 註七八：參若十四 26 。
- 註七九：《 在新世界傳福音 》 6 。
- 註八〇：若七 16 。

註八一：參梵二 《 信仰》。

註八二：若八 32 。

註八三：若十八 37 。

註八四：參若四 23 。

註八五：若四 23-24 。

註八六：《 祂的教會》。

註八七：梵二 《 現代》 22 。

註八八：參若十四 1 等。

註八九：梵二 《 現代》 91 。

註九〇：《 現代》 38 。

註九一：《 現代》 76 。

註九二：參創一 26 。

註九三：《 現代》 24 。

註九四：創一 28 。

註九五：《 現代》 10 。

註九六：《 現代》 10 。

註九七：《 現代》 38 ； 《 民族務展》 21 。

註九八：參創一 28 。

註九九：參創一及二章。

註一〇〇：創一 28 ；參梵二 《 大眾》 6 ； 《 現代》 74 ， 78 。

註一〇一：參 《 教會》 10 、 36 。

註一〇二：參 《 現代》 35 ； 《 民族發展》 14 。

註一〇三：參比約十二的聖誕文告，若望廿三的 《 慈母與導師》， 《 和平於大地》，保祿六世的 《 祂的教會》， 《 民族發展》等。

註一〇四：參 《慈母與導師》；《和平於世》；《民族發展》。

註一〇五：參路十六 19-31 。

註一〇六：參若望保祿二世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五日在聖多明我的講道；一九七九年一月卅日向奧薩加農民談話；一月卅一日給蒙特來依工人講話。

註一〇七：參保祿六世 《八十年來》 42 。

註一〇八：參瑪 25 ， 31-46 。

註一〇九：瑪廿五 42 、 43 。

註一一〇：弟後四 2 。

註一一一：比約十一 《四十年》等，比約十二 《忝為教宗》。

註一一二：參格後三 6 。

註一一三：參 《現代》 31 。

註一一四：《信仰》。

註一一五：《現代》 22 。

註一一六：參格前六 15 ；十一 3 ；十二 12-13 。

弗一 22-23 ；二 15-16 ；
四 4-6 ；哥一 18 ；三 15 ；羅十二 4-5 ；迦三 28 。

註一一七：伯後一 4 。

註一一八：參弗二 10 ；若一 14 ， 16 。

註一一九：若一 12 。

註一二〇：參若四 14 。

註一二一：迦四 4 。

註一二二：若十一 25-26 。

註一二三：亡者彌撒頌謝詞（一）。

註一二四：若六 63 。

註一二五：《懺悔錄》一 1 。

- 註一二六：瑪十二 30 。
- 註一二七：參若一 12 。
- 註一二八：迦四 5 。
- 註一二九：迦四 6 ；羅八 15 。
- 註一三〇：參羅十五 13 ；格前一 24 。
- 註一三一：參依十一 2-3 ；宗二 38 。
- 註一三二：參迦五 22-23 。
- 註一三三：聖神降臨節繼杼詠。
- 註一三四：參 《教會》 16 。
- 註一三五：《教會》 1 。
- 註一三六：參羅八 15 ；迦四 6 。
- 註一三七：參羅八 15 。
- 註一三八：參羅八 30 。
- 註一三九：瑪廿 28 。
- 註一四〇：《教會》 31-36 。
- 註一四一：若十四 24 。
- 註一四二：若一 18 。
- 註一四三：參 《啟示》 5 、 10 、 21 。
- 註一四四：參梵一 《天主聖子》三章。
- 註一四五：參梵一 《永生牧人》，梵二 《教會》 25 。
- 註一四六：參瑪廿八 19 。
- 註一四七：參梵一 《永生牧人》。
- 註一四八：參 《教會》 18-27 。

- 註一四九：參 《 教會》 12 、 35 。
- 註一五〇：參聖奧斯定 《 宣講》 43 、 79 。
- 註一五一：參 《 現代》 44 、 57 、 59 、 62 ； 《 培養》 15 。
- 註一五二：若十四 24 。
- 註一五三：若廿 21-22 。
- 註一五四：參梵二 《 禮儀》 10 。
- 註一五五：參羅六 3-5 。
- 註一五六：斐二 8 。
- 註一五七：參若五 26 ， 若壹五 11 。
- 註一五八：希九 24 ； 若壹二 1 。
- 註一五九：格前六 20 。
- 註一六〇：若一 12 。
- 註一六一：參羅八 23 。
- 註一六二：默五 10 ； 伯前二 9 。
- 註一六三：參若一 1-4 ； 18 ； 瑪三 17 ； 十七 5 ； 谷一 11 ； 路一 32 、 35 ； 三 22 ； 羅一 4 ， 格後一 19 ； 若壹 5 ， 20 ； 伯後一 17 ； 希一 2 。
- 註一六四：參若壹五， 5-11 。
- 註一六五：參羅五 10 、 11 ； 格後五 18-19 ； 哥一 20 ， 22 。
- 註一六六：參 《 教會》 11 ； 保祿六世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五日談話。
- 註一六七：參 《 禮儀》 47 。
- 註一六八：參保祿六世 《 信德的奧蹟》 。
- 註一六九：參 《 禮儀》 47 。
- 註一七〇：參若六 51 、 57 ； 十四 6 ； 迦二 20 。
- 註一七一：格前十一 28 。

註一七二：谷一 15 。

註一七三：谷一 15 。

註一七四：參伯前二 5 。

註一七五：詠五〇 6 。

註一七六：谷二 5 。

註一七七：若八 11 。

註一七八：瑪五 6 。

註一七九：參教義部「有關集體赦罪規定」；若望保祿二世，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向加拿大主教之談話。

註一八〇：新訂「告解禮典」。

註一八一：瑪二十 28 。

註一八二：比約十二 《 奧體 》 。

註一八三：若一 43 。

註一八四：參 《 教會 》 1 。

註一八五：格前七 7 ；參十二 7 、 27 ；羅十二 6 ；弗四 7 。

註一八六：參 《 教會 》 36 。

註一八七：迦五 1 ；參五 13 。

註一八八：參若十 10 。

註一八九：若十六 13 。

註一九〇：參羅五 5 。

註一九一：參 《 教會 》 63-64 。

註一九二：參 《 教會 》 第八章。

註一九三：保祿六世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一日，梵二第三期會議閉幕詞。

註一九四：參 《 教會 》 56 。

註一九五：參《教會》56。

註一九六：希二 10。

註一九七：參若十九 26。

註一九八：參宗一 14；2。

註一九九：參若十九 27。

註二〇〇：若三 16。

註二〇一：若十五 5。

註一〇二：參宗一 14。

註一〇三：參宗一 13。

註一〇四：參宗一 8。

註一〇五：參宗一 8。